

年豆腐

张雄文

儿时的新年爆竹声里，去外婆家拜年，最美不过是能吃到年豆腐。

外婆家在五十里外的涟源市杨家滩，与我家所在村多数小伙伴的外婆家不同，因为远而有了神秘感。一年通常仅走一回，得到镇上坐当时很稀罕的火车去，那种每个小站都要停老半天的绿皮慢车，“咣当咣当”喘气两个多钟头的车程，因而我一去外婆家便要住上好几天。村里伙计们的外婆家多在附近村子，一上午能打两个来回，甚至去后山砍捆柴也能遇见地里忙活的舅舅，“频来亲也疏”，早没了新鲜感。

杨家滩民国时属湘乡，后来划归涟源，地道的湘乡话与我们原属宝庆（今邵阳）的新化腔完全是两个体系，初次见面的两地人，似乎都视对方哇哇啦啦说“日语”。相较而言，曾长久处于“化外之地”的新化话更土。杨家滩人称鸡蛋就是普通话里的“鸡蛋”，仅声调有些变化，我们则莫名其妙叫“guo”，字典翻烂也没有的字眼，等同“国”字的发音而已。

外婆家的饮食习俗也与我们颇不同。有几样过年的家常特产更甘美异常，居首者当属炸豆腐。年关逼近时，选一个晴好日子，舅舅舅母们用自家房前屋后种的黄豆磨制好雪白如银的豆腐，切成或正方或长方形的薄片，放入柴火上舔着火苗滚得正欢的油锅，焦黄松软时捞出来，拿筛子盛着备用。这时早已芳香四溢，一村老老少少都吸溜鼻子，揣测哪家的炸豆腐大功告成了。

杨家滩的乡间，家家种有黄豆，年里也便家家有了多少不一的炸豆腐。自家做饭或来了客人，半碗肥瘦搭配的猪肉放上半碗炸豆腐，锅里翻炒一阵，油盐和红椒粉外不需任何别的作料，满满一碗盛在桌上，便成了一桌人最抢手的菜品。肉不再单一的肥腻，杂着些许豆腐的淡淡清香；炸豆腐也泛着油光，咬一口，油水涌出来，比肉的味道更美。那时多半人家日子清寒，一年难见几颗肉星，年里却也能饱餐几顿大鱼大肉。骤然滋补，肥腻不堪，几天下下来长年贫瘠的胃也受不了了，对方便知是某个老人不幸升天，得去挂礼祭奠了。于是，喜气的大年里便很忌讳吃豆腐，更不能上桌祭祖。

新化一带的习俗是过世了老人才特意磨制豆腐，“吃豆腐”不是时下流行的占女性便宜，而是办丧事的讳称。乡邻田间地头相遇，问一声“今天去吃豆腐吗”，对方便知是某个老人不幸升天，得去挂礼祭奠了。于是，喜气的大年里便很忌讳吃豆腐，更不能上桌祭祖。

我对年里的炸豆腐毫无忌讳。到外婆家，满桌的菜着基本不动筷，单捡或藏或显的炸豆腐下手，小山丘一般堆满饭碗，一口能咬下半块，油汁喷涌而出，不一会便沾了一脸，吃得酣畅淋漓，汗出如注。外婆家的表姐妹们多，清汤寡水一年，嘴里早淡出个鸟来，也盼着年里能吃点炸豆腐。见我是远道而来的客，在舅舅舅母们肃然叮嘱里不得不让着，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大口快朵颐。

“外甥狗，外甥狗，吃了就走。”不空手，还要兜着走。回家前，舅母们忙着收拾打发的礼物，寻常百姓家没有高大上一类，有的是更稀罕的特产，首先便将大包炸豆腐塞进我带来的旅行袋里。旅行袋鼓鼓涨涨不够装时，还要找来纤维袋，乡里常见装尿素的那种，乡里人并不讲究，洗净后能圆吞吞下许多出门远行的东西。

带回家的炸豆腐，母亲偶尔也送些邻家尝尝。年已过完，忌讳松懈，邻家吃了哑巴嘴唇赞不绝口，却终究得来不多，仅止于品尝，他们家的孩童便只能到我家晒谷坪，围着我和弟妹们的饭碗猛吞口水了。

炸豆腐之下是霉豆腐。杨家滩人年前制作炸豆腐时，一些新鲜豆腐慷慨赴义，登上另一个“屠宰场”，被寒光闪闪的菜刀切成小块的正方或长方体状，放入陶瓷土钵里封存，任其发霉。一个星期左右后，豆腐生出厚厚一层绒毛状的浅绿色霉，像当下时尚小青年染就的怪异头发，将其与盐、辣椒粉混合，过自家酿制的白酒放入瓦坛再度密封，坛沿小槽时常添换新鲜的水。一坛可解肥腻的霉豆腐便出炉了。年里来了客，用饭碗盛上小半碗，辣椒鲜红耀眼，置于鱼肉满桌的边角，却是常获称道的一道极品菜。这时，主人便笑意上涌，面露得意，开始登上乡间讲坛，抿一口水酒，滔滔不绝开讲霉豆腐的制作心得。

是豆腐，还沾了一个“霉”字，不止我们一村闻所未闻，没有谁家做过，从外婆家带回时，在杨家滩曾呆了多年的父亲也皱着眉头不上桌。我们兄弟则百无禁忌，一坨咸成辣辣的霉豆腐能就好几碗米饭，小伙伴馋得用肥厚滴油的鸡腿夹求也不换。父亲是过来人，知道霉豆腐味道不错，到底禁不住诱惑，几顿肥腻后先是浅浅一尝，后来索性放开政策，正式允许上桌，来客时还当作一道佳肴隆重推介。

绵绵阴雨里，年味又开始随炊烟袅袅飘荡。远隔杨家滩两百余里，外婆与舅舅们也早仙逝，我似乎仍闻到了浓烈的年豆腐味……

03

株洲日报

文苑

2024年2月18日

星期日

责任编辑：朱洁

美术编辑：刘珠玑

校对：谭智方

温馨的别名

刘年贵

前两天，加了位多年未见的高中同学。是好长时间未联系，当好友申请通过后，我第一时间热情地问候并自报姓名，未承想对方表示记不得我这个人了。无奈，我只好提示道：“我就是‘八团’啊，老同学还记得我不？”对方恍然大悟：“原来是‘八团’，当然记得你了！”随即我俩愉快地聊起了高中生活，末了他还无限感慨地说道：“‘八团’——当年你可是咱学校的才子，老校长的得意门生！”

“八团”是我高中时期的别名，这原本是一个地名，是我们茶陵县下辖最为偏僻落后的一个乡，也是我的故乡。在我读高中那个年代，能从家乡走出来到县城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；加之那时好多学生及老师都不知道县内还有这个地方，故而当时在县城读高中的八团学生或许因为觉得自己是偏远“乡下人”，往往不会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故乡。可我不一样，大大方方向别人做自我介绍：“我来自八团乡。”由于我语文成绩出众，十六岁公开发表了作品，故而深受兼任语文老师的老校长的喜爱，他经常跟别人提及我：“那个来自八团的小伙子很有才气……”于是我就被大家称为“八团才子”，后来干脆简称为“八团”，以至于整个高中时期，大家见面了都不叫我名字，而是称呼“八团”；甚至有些老师也只闻“八团”其名而未见其人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位老师在课上叫我回答问题，班里同学起哄叫道：“‘八团’——‘八团’——”，那位老师先是一愣，然后笑道：“原来‘八团’就是你呀。”

“刘编”是我大学期间的别名。出于对文学的热爱，一进入大学，我便如愿地成为学校文学社的一名编辑。因此，班里同学半开玩笑地称我为“刘编”，渐渐地，“刘编”在我们学院叫开了。直至毕业多年以后，提及我的真实性名，大学那些同学和校友或许没有印象，但是一说到我的别名“刘编”，他们往往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当年和我交往的细节。

大学毕业，我去了某集团公司，在市场部任职科长。手下有一众业务员，由于我凡事亲力亲为，每天带着他们下市场拜访客户、拓展业务，很快跟他们打成一片。他们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，都亲切地称呼我“刘科”。我倒不是官迷，也多次跟他们说道：“我这个科长只是工作上对外宣传的需要，生活中没有上下级，都是朋友。当大家在同一家单位共事，这是缘分。有一天大家不共事了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好兄弟。”他们也很受感动，直至今日，他们当中有人联系我，仍是称我为“刘科”。

“贵贵老师”是我走上三尺讲台之后，学生送给我的别名。每当我漫步于美丽的校园，总有学生，或从身后经过，热情地招呼，或迎面走来，远远招手问好。听着他们喊我“贵贵老师”，看着他们活泼可爱的样子，我也被感染了，仿佛一下年轻了好多岁。

这便是我的几个别名，每个别名背后都有一段美好的似水流年，都会留下一段美丽的人生记忆。

焕茶迎新

谭旭日

在故乡，一场雪的到来，让四处都是一片苍茫。比落雪更重要的事情，是乡亲们赶在腊月里开始忙碌起来做焕茶。到满村焕茶的香气四起的时候，意味着春节的到来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到几十里开外的沈溪镇走亲戚。每次去沈溪镇的四姨家，我像个安静的人，每次只是安静烤火，安静地吃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听亲人们讲，沈溪人烧的木炭，与安仁羊脑的，还有炎陵鹿原镇的，像三驾马车，谁也不输谁。沈溪人烧的木炭火，炉上除了熊熊的火苗，还烤着各种各样的小吃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四姨妈人长得精瘦，手脚更麻利。除了厨艺了得，她做的焕茶，也是我八个姨妈中，最好的。每每到了寒冬腊月，四姨妈最喜欢先杀年猪，再做焕茶。姨妈家养的猪壮实，又肥大。每次她家杀年猪，邻居来帮忙的多。四姨妈好客，在街上的人缘极好。每次杀年猪后，都像做喜酒一样，摆上几桌杀猪菜。街上几个做生意的经商户和好朋友也会拿来煎豆腐和各种山货。瞬间，像做喜酒一样，桌子上的菜肴非常丰富。

随后，四姨妈家忙着熏腊肉、腊猪脚、腊猪耳朵、腊猪大肠。邻居们过来，一起蒸烫皮，炒块子烫皮，煎麻烫皮，煎米花，油枣、豆角酥、杨梅酥、兰花豆。一直忙碌近半个月，才收场。而我在这样的热闹中，一直在四姨妈家安静地坐着，像个安静的人，在享受着每一天不同的焕茶。对于一个儿时过着贫寒日子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安静显得尤为幸福。有了各种各样的焕茶，

就意味着能品尝新年所有的美食。我围着火炉，不用想着春节能穿什么样的新衣，或者玩什么样的爆竹。这样的日子，深远又逍遥。

临近年关，四姨妈要回娘家探亲。每次回娘家，四姨妈把能拿的都带上，还有我也一并带上。每次在前一天，我似乎已经预感到四姨妈要回娘家。她会把她家里的门窗、凳子、椅子都抹洗干净，然后把家里上好的腊肉、腊猪脚、腊猪耳、腊猪肠、煎米花、油枣、豆角酥、杨梅酥都整齐地用纸箱包起来。整齐地码垛，安静地等待次日从炎陵发往安仁县城的汽车。

待新年到来，哥哥姐姐们从初三开始，到几个姨妈家走亲拜年。一般在初五左右，去沈溪四姨妈家，每次则像一次远途。那时，从家里到沈溪镇，不过四十公里，但沙子铺的公路，凹凸不平。早上九点上车，颠簸到下午两点才能到四姨妈家门口。每次下车，四姨妈拿着鞭炮迎接，噼里啪啦地响着，那种喜气使人莫名兴奋。我们就站在车坪前看好一阵，等鞭炮停了，又立即冲上去扒拉扒拉，找有没有没响的鞭炮。每当这时，大哥就揪起我耳朵对我悄悄地说，做客要有做客的样子。许多年之后，四姨妈离开了我们，我们才明白自己亦是梦里的一名过客……

岁月不再是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雪。这些年来，亲人们都老去了，年也愈发过得苍白起来，但我还是不忘年少时的美好。那些舞龙灯的事，舞狮子的人，还有焕茶最厉害的四姨妈，总是在我脑海里不断呈现。我，大概是永远不会忘记的……

山城访雪

黄燕妮

山城的冬，总是沉浸在绵密的冻雨中，那雨淅淅沥沥，丝丝缕缕，凝结在山间地头。早上到小河里挑水，那水冒着冷气，四里的水面上结着一块块薄冰片，路边草尖上也结着一层白白的霜，寒气自脚底漫上全身，人不断地打着冷战，凛冽的北风把人的脸吹得紫红紫红，老人说，只有下了大雪才会变暖，于是，与雪共舞就成了望眼欲穿的苦盼。

当期待中总是等不来雪，不经意间却飘落在身上，就像今冬邂逅的这场雪，给人们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。

久违了，山城的雪！

南方的雪，有一种独特的魅力，它像是一个缥缈的梦，既让人感到温柔又让人觉得清冷。

起初，下的是雪粒，就像半空中有人抓着雪白的砂糖，一把一把地往下撒。不一会儿，雪粒变成了芦絮般的雪片，夹杂着鹅毛般的雪花，像是仙女在雨天门庭散下的花朵，又像是摆渡的素衣女子，那么灵巧雅致，那么婀娜风情。它们漫天飞扬，像鹅绒一样轻柔，柔得不压枝头，只那么稀疏地飘着，只那么单薄的一层铺在地上，像是江南女子脸上抹抹的粉底，温润如玉。

雪花轻盈的身子落在笔架峰上，慢慢堆积，像一条洁白的哈达绵延细长；落在邻峰山下的云锦杜鹃和迎春松枝上，形成一层薄薄的冰层，树枝上的叶子被雪覆盖，变成了一个白色的雪球。这些雪球的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，有的像小球一样，有的像花朵一样，有的像小鸟的巢一样。雪花和冰块相互交错，衬着朦胧的天空，很有些中国画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”的韵味。远山蓝在雪的装扮下静静伫立，典雅恬静，每一处都透露出淡淡的诗意。云上大院龟龙窝茶园覆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，在云雾的映照下，一幅优雅静谧的山水画卷应运而生。策源良桥的梯田更是镶嵌在雪的世界里，层层叠叠，黑白相间，

把这片土地装点得更加古朴与清新。

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在神农谷小木桥上，再“倏”地融进溪水中，与水合为一体，溪水“叮叮咚咚”，在雪花的点缀下变得朦胧而神秘。樵石的红杉林被披上了一层银白的外衣，也许是雪还不够大，依稀能看见银白色下透着片片棕红，老人说，从远处望去，就像一座座古老斑驳的宝塔，自有一种宁静致远的氣息。

山城的雪，总是伴随着淡淡的书香。炎帝陵古色古香的建筑被白雪覆盖，红墙琉璃瓦在雪的映衬下更显庄重神圣。梅园装点一新，寒梅傲雪，枝影横斜，梅花与雪花，相映成趣，腊梅的香味在飞雪中更增添了清冽，显得清新自然。不时有游客踩过梅花旁的青石砖，对着枝头拍摄，“咔嚓咔嚓”的快门声不断从人群中飘出来。踏雪寻梅成了炎帝陵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一场雪便是一个欢乐的节日。雪中的湘山公园成了山城人的天然游乐场。地面铺上了一张雪白的宣纸，着红衣裳的小姑娘在雪地上舞蹈。大人小孩兴奋地奔向雪地，捧起雪球，扔向伙伴，雪花在笑声中融化，快乐在尽情地释放。玩雪让人们忘记了烦恼和压力，更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宁静。

山城的雪珍贵，她是为了诠释短暂和美丽而来，在你尚未领悟时刻又悄无声息地离去。从雾霭里升起一轮冰清玉洁的太阳，碰到树梢，雪团纷纷落下。这一抹的白经历短暂而婉约的开放之后，就悄悄隐退了，叫人猝不及防。梨树洲的毛竹抖落一身冰凌，又挺直了腰身，恢复落雪前的青青翠翠。房顶上的雪开始融化变成了冰柱，挂在屋檐下，像一串晶莹剔透的冰葫芦，真想尝一尝，它是不是甜的呢！

飘飘山城雪，悠悠痴者心。在这个轻柔的冬日，在这不常下雪的江南，且让我用敬畏的心来祈盼雪岁年年与山城盟约相守，与人间同在。

看年戏

王太生

到那敲锣的汉子，嘴里还嚼着一截甘蔗。当天演的是传统戏《赵五娘》，才子佳人的故事，乡村里的人津津乐道。

台下立刻安静下来，个个坐直了身板，前倾着头，巴巴地看着戏台，生怕错过了精彩处，小孩子听不懂戏文，喜欢热闹，兴奋地在人堆中跑来跑去，感觉无聊时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就跑到后台扒开幕布缝隙朝里看，花花绿绿的戏服、叫不上名字的道具，看到一个男演员，涂了油彩大花脸，两个眼珠子骨碌碌地转……

乡野的风，微微吹动帷幕。戏文里的唱词，唧唧呀呀，灌进我的耳朵。

以前，我只知道高亢的秦腔，在山壑筋脉上唱。一个人唱，山鸣谷应，山底有一个人在静静地听——那是关于久远的乡村爱情。

团长站在幕布后面对我说，戏文发音主要依附方言，用普通话去唱，就失去了它的声腔韵味。

就这样，我搬来一只小马扎，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。恍若听到，一条春天的河流，一川活泼泼的水，沿着绿茵茵的河岸，在一个地方拐弯，那些争先恐后的流水，抑扬顿挫。

有人说，村戏是地域声韵的不灭灵魂，如同栀子花、老水车、古窑洞、小木桥一样，装点着乡村清贫恬淡的日子。

年戏，就像农人吃过了牛排、汉堡，还是钟情于家里那口大铁锅，烧出来的青菜饭、红薯粥的味道。

乡村的戏台，有鸟飞过，有风吹过，大地上植物和小动物窸窣声响。歌唱与抒情，不能填满我们巨大的胃，看过戏，农人们便开始侍田畴秧，一刻也闲不下来，他们才是乡野的真正主角。

不一会儿，演出开始。鼓乐齐奏，我看